

汇评本

镜花缘

下

〔清〕李汝珍 著
孙海平 校点



汇评本

镜花缘

下

〔清〕李汝珍 著
孙海平 校点



齊魯書社

第四十九回

泣红亭书叶传佳话 流翠浦搴裳觅旧踪

话说若花走进亭子，也在石凳坐下，道：“阿妹可曾记清？外面绝好景致，何不出去看看？”小山道：“姐姐来的正好，妹子有件难事正要请教。”因把图章念了一遍，道：“姐姐，你看这个图章，岂非教我流传么？上面字迹过多，强记既难，就是名姓也甚难记。又无笔砚，这却怎处？”若花道：“阿妹若要笔砚，刚才愚姐因看山景要想题诗，却有绝好笔砚在此。”即到外面取了几片蕉叶进来道：“阿妹何不就此叶权且抄去？俟到船上，再用纸笔誊清，岂不好么？”小山道：“蕉叶虽好，妹子从未写过，不知可能应手。”随到亭外，用剑削了几枝竹签进来，将蕉叶放在几上，手执竹签，写了数字，笔画分明，毫不费事。不觉大喜。

刚要抄写，因向若花道：“刚才未进此亭时，远远望着对面都是琼楼玉洞^{〔一〕}，金殿瑶台^{〔二〕}，宛如天堂一般。如此仙境，想我父亲必在其内。此时既到了可以寻踪觅迹处，只应朝前追寻，岂可半途而废？况这碑记并非立时就可抄

完，莫若且把父亲寻来，慢慢再抄，也不为迟。”若花道：

“阿妹话虽有理，但恐寻而不遇，也是枉然。我们只好且到前面，再作道理。”各人背了包袱，步出亭外。走了多时，那些台殿渐渐相近。正在欢喜，忽听水声如雷。连忙趑行，越过山坡，迎面有一深潭，乃各处瀑布汇归之所，约宽数十丈，竟把去路拦住。小山看罢，只急的暗暗叫苦。即同若花登在高峰，细细眺望。谁知这道深潭，当中冒出这股水，竟把此山从中分为两处，并无一线可通。二人走来走去，无计可施。若花道：“今日那个樵夫，转眼间无踪无影，明是仙人前来点化。我想姑夫既托仙人寄信，那仙人又说常聚一处，岂是等闲？信中既催阿妹速去考试，允你日后见面，想来自有道理。为今之计，莫若抄了碑记，早早回去。不独可以赴试，就是姑母接了此信，见了阿妹，也好放心，也免许多倚闾之望。愚见如此，阿妹以为何如？”小山听了，虽觉有理，但思亲之心，一时何能撇下？正在犹疑，只见路旁石壁上有许多大字。上前观看，原来是首七言绝句：

义关至性岂能忘？踏遍天涯枉断肠。

聚首还须回首忆，蓬莱顶上是家乡。

诗后写着“某年月日岭南唐以亭即事偶题”。小山看到末二句，猛然宁神，倒像想起从前一事，及至细细寻思，却又似是而非。惟有呆呆点头，不知怎样才好。若花道：

“阿妹不必发呆了！你看诗后所载年月，恰恰就是今日！诗中寓意，我虽不知，若以‘即事’二字而论，岂非知你寻亲到此？那‘踏遍天涯枉断肠’之句，岂非说你寻遍天涯也是枉然？况且前日阿妹所谈去年题的思亲之诗，我还记得第六

句是‘蓬莱缥缈客星孤’；今姑夫恰恰回你一句‘蓬莱顶上是家乡’。彼时阿妹不过因‘蓬莱’二字都是草名，对那松菊，觉的别致，那知今日竟成了诗谶。可见此事已有先兆。并且刚才从此走过，壁上并无所见。转眼间，就有诗句题在上面，若非仙家作为，何能如此？此时我们只好权遵慈命，暂回岭南，俟过几时，安知姑夫不来度脱你我都去成仙呢？”说罢，携了小山的手，仍向泣红亭走来。一路吃些松实柏子。又摘了许多蕉叶，削了几枝竹签。来至亭内，放下包袱，略为歇息。

若花道：“此碑共有若干字？”小山道：“共约二千。赶紧抄写，明日可完。”若花道：“既如此，阿妹只管请写，不必分心管我。好在此地到处皆是美景，即或耽搁十日，也游不厌的。”于是自去游玩。小山写了一日，到晚同若花就在亭内宿歇。次日正要抄写，只见碑记名姓之下，忽又现出许多事迹，自己名下写着：“只因一局之误，致遭七情之磨。”若花名下写着：“虽屈花王之选，终期藩服之荣。”其余如兰音、婉如诸人，莫不注有事迹。看罢，不觉忖道：“我又不会下棋，这一局之误，从何而来？”因将碑记现出事迹之话，告诉若花。若花道：“既有如此奇事，自应一总抄去为是。我还出去游玩，好让阿妹静写。”说罢，去了。小山写了多时，出来走动走动。若花正四处观玩，忽见小山出来，不觉忖道：“碑上仙机固不可泄漏，他所抄之字不知可是古篆？趁他不在，何不进去望望？”即到石几跟前一看，蕉叶上也是科斗文字。连忙退出。只见小山从瀑布面前走来。若花道：“原来阿妹去看瀑布，可谓‘忙里偷闲’了。”小山道：“妹子前去净手，并非去看瀑布。姐姐

忽从亭内走出，莫非偷看碑记么？倘泄漏仙机，乃姐姐自己造孽，与妹子无涉。”若花道：“愚姐岂肯如此？因要领教尊书，进去望望，谁知阿妹竟写许多古篆，仍是一字不识。你弄这些花样，好不令人气闷。”小山道：“这又奇了！妹子何尝会写篆字？倒要奉请再去看看。”一齐走进亭内。若花又把二目揉了一揉道：“怎么我的眼睛今日忽然生出毛病，竟会看差了？”小山笑道：“姐姐并非看差，只怕是眼岔了。”若花道：“莫要使巧骂人！准备孽龙从无肠东厕逃回，只怕还要托人求亲哩。‘乘龙’佳婿倒还不差，就只近来身上有些臭气，若非配个身有异香的，就是熏也熏死了。”于是看那蕉叶上面，明明白白都是古篆，并无一字可识。又把玉碑看了道：“你这抄的笔画，同那碑上都是一样。碑上字我既不识，又何能识此呢？”

小山不觉叹道：“妹子所写，原是楷书，谁知到了姐姐眼中，竟变成古篆！怪不得俗语说是：‘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’妹子可谓有缘，姐姐竟是无缘了。”若花道：“我虽无缘，今得亲至其地，亦算无缘中又有缘了。”小山道：“姐姐虽善于词令，但你所说‘有缘’二字，究竟牵强，何能及得妹子来的自然？”若花道：“据我看来，有缘固妙，若以现在情形而论，倒不如无缘来的自在。”小山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若花道：“即如此时遍山美景，我能畅游。阿妹惟有拿着一枝毛锥在那里钻刺，不免为缘所累，所以倒不如无缘自在。”小山道：“姐姐要知，无缘的不过看看山景，那有缘的不但饱览仙机，而且能知未来。即如姐姐并婉如诸位妹妹一生休咎，莫不在我胸中。可见又比观看山景胜强万万。”

若花道：“据你所言，我们来历，我们结果，你都晓得了。我要请问阿妹，你的来历，你的结果，你可晓得？”小山听了，登时汗流浹背。不觉残了一残道：“姐姐，你既不自知，你又何必问我？至于我知、我不知，我又何必告诉你？况你非我，你又安知我不自知？俗语说的：‘工夫各自忙。’姐姐请去闲游，妹子又要写了。”若花道：“你知，固好；我不知，也未尝不妙。总而言之，大家‘无常’一到，不独我不知的化为飞灰，依然无用；就是你知的，也不过同我一样，安能又有什么长生妙术？”说着，出亭去了。小山听了，心里只觉七上八下，不知怎样才好，思忖多时，只得且抄碑记。写了半晌，天色已晚，又在亭中同若花歇了一宿。

次日抄完，放在包袱内。二人收拾完毕，背了包袱，步出泣红亭。小山朝着上面台殿跪下，拜了两拜，不觉一阵心酸，滴下泪来。拜罢起身，一同回归旧路，仍是泪落不止，不时回顾。不多时，穿过松林，渡过小溪，过了水月村，越过镜花岭，真是归心似箭。走了一日，到晚寻个石洞住了。一连走了两日。这日正朝前进，路旁有一瀑布，只闻水声如雷，峭壁上镌着“流翠浦”三个大字。瀑布流下之水，漫延四处，道路甚滑。二人只得携手，提着衣裙，缓缓而行。走了多时，过了流翠浦。前面弯弯曲曲，尽是羊肠小道，岔路甚多，甚难分辨。小山道：“前日来时，途中虽有几处瀑布，并无如许之大。今日莫非走差了？我们且找来时所画字迹，照着再走。”寻了半晌，虽将字迹寻着，及至细看，竟将“唐小山”三字改做“唐闺臣”。小山看了诧异道：“怎么竟有如此奇事？”若花道：“此非仙家作为，何能如此？”

看来又是姑夫弄的手段了。”大家于是放心前进。恰好走到前面，凡遇歧途难辨之处，路旁山石或树木上总有“唐闺臣”三字。二人也不辨是否，只管顺着字迹走去。

这日走到一条大岭，高高下下，走了多时，早已嘘嘘气喘。朝上望了一望，惟见怪石纵横，峭壁重叠，其高无对。若花道：“当日上山，途中并无此岭，为何此时忽又冒出这条危峰？这几日走的两脚疼痛，平坦大道，业已勉强，何能行此崎岖险路？偏偏此岭又高，这却怎好？”小山道：“喜得上面树木甚多，只好妹子挽着^{〔三〕}姐姐缘木而上。”二人攀藤附葛，又朝上走。走不多时，若花只觉两足痛入肺腑，登时喘作一团，连忙靠着一颗大树，坐在山石上，抱着两足，泪落不止。

小山正在着急，忽听树叶刷刷乱响，霎时起了一阵旋风，只觉一股腥气，转眼间，半山中摔下一只斑毛大虫。二人一见，只吓的魂不附体，战战兢兢，各从身上拔出宝剑，慌忙携手站起。那大虫连蹿带跳，朝下走来。看看相离不远，眼睛忽然放出红光，把尾竖起，摇了两摇，口内如山崩地裂一般，吼了一声，将身一纵，离地数丈，竟自迎头扑来。二人忙举宝剑，护住头顶。耳内只闻一阵风声，那大虫直从头上摔了过去。二人把头摸了一摸，喜得头在颈上，慌忙扭转身躯看那大虫。原来身后有个山羊在那里吃草，却被大虫看见，扑了过去，就如鹰拿燕雀一般，抱住山羊，张开血盆大口，羊头吃在腹内；把口一张，两只羊角飞舞而出。顷刻把羊吃完，扭转身躯，面向二人，把前足朝下一按，口中吼了一声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校记

[一] 琼楼玉洞，张校原刊本、点石斋本作琼台玉洞。

[二] 金殿瑶台，张校原刊本、点石斋本作金殿瑶池。

[三] 挽着，张校原刊本、点石斋本作搀着。

第四十九回

流翠浦摹裳觅旧踪
泣红亭书叶传佳话

第五十回

遇难成祥马能伏虎 逢凶化吉妇可降夫

话说那虎望着小山、若花，按着前足，摇着大尾，发威作势，又要迎面扑来。二人连说“不好！”正在惊慌，忽闻一阵鼓声如雷鸣一般，振的山摇地动。从那鼓声之中，由高峰撵下一匹怪马，浑身白毛，背上一角，四个虎爪，一条黑尾。口中放出鼓声，飞奔而来。大虫一见，早已逃撵去了。若花道：“此兽虽然有角，无非骡马之类，生的并不凶恶，为何虎却怕他？阿妹可知其名么？”小山道：“妹子闻得駮^①马一角在首，其鸣如鼓，喜食虎豹。此兽角虽在背，形状与駮马相仿，大约必是駮马之类。”只见此兽走到眼前，摇头摆尾，甚觉驯熟，就在面前卧下，口食青草。小山见他如此驯良，用手在他背上抚摩，因向若花道：“妹子闻得良马最通灵性。此时我们既不能上山，何不将他骑上？或能驼过岭去，也未可知。况他背上有角，又可抱住，不致倾跌。必须把他颈项缚住，就如丝缰一般，带在手里，才不致乱

① 駮，读如驳。駮马，传说中的一种形似马而能吃虎豹的野兽。

走。不知他可听人调度？我且试他一试。”随将身上一条^{〔一〕}解下，向駁马道：“我唐闺臣因寻亲至此，蒙若花姐姐携伴同行，不意一时足痛不能上山，今幸得遇良马。吾闻良马比君子，若能通灵性，即将我们驼过岭去，将来回归故土，当供良马牌位，日日焚香，以志大德。”一面说着，将丝绦缚在駁马项上，包袱都挂角上，牵至一块石旁，把若花搀扶上去，一手抱角，一手牵着丝绦。小山登在石上，就在若花身后，也骑在駁马背上。若花道：“阿妹将我身背抱紧，我放辔头了。”手提丝绦抖了两抖，駁马放开四足，竟朝岭上走去。二人骑在马上，甚觉平稳，欢喜非常。不多时，越过高岭，来到岭下。那个大虫正在赶逐野兽，駁马一见，早已放出鼓声，要想奔去。若花忙提丝绦，带到一块石旁，把马勒住，都由石上慢慢下来，取了包袱，解下丝绦。駁马连蹶带跳，转眼间越过山峰，追赶大虫去了。

二人略略歇息，背了包袱，又走数里。小山恐若花足痛，早早寻个石洞歇了。次日又朝前进，若花道：“今日喜得道路平坦，缓步而行，尚不费力。但我自从吃这松实柏子，腹中每每觉饿，连日虽然吃些桑椹之类，也不济事。此地离船甚远，必须把那豆面再吃一顿，方好行路，不然腿上更觉无力了。”小山道：“妹子自从吃了松实柏子，只觉精神陡长，所以日日以他为粮。那知姐姐却是如此，何不早说？”即将豆面取出。若花饱餐一顿，登时腿脚强健。又走两日。这日在路闲谈，小山道：“我们自从上山，走了半月，才到镜花岭。如今从泣红亭回来，已走七日，看来已有一半路程。这二十余日，舅舅、舅母，不知怎样盼望！”若花道：“婉如阿妹缺了伴侣，只怕还更想哩！”

忽听林内有人叫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你们回来了！”二人不觉吃了一吓，忙按宝剑，将脚立住。遥见林之洋气喘嘘嘘跑来道：“俺在那边树下远远看着两人，头戴帽兜，背着包袱，俺说必是你们回来。好极，好极！几乎盼杀俺了！”小山道：“甥女别后，舅母身上可好？舅舅为何不在山下看守船只，却走出若干路程，吃这辛苦？”若花道：“阿父山下何日起身？离船几日了？阿母、阿妹，身体可安？”林之洋道：“你们两个想是把路走迷了？前面已到小蓬莱石碑，顷刻就要下山，怎说这话？俺因你们去了二十多日不见回来，心里记挂，每日上来望望。今日来了多时，正在盼望，那知你们巧巧回来。”二人听了，如梦方醒，更叹仙家作用之奇。

即同林之洋下山上船，放下包袱，见过吕氏、婉如。乳母替他们除了帽兜，脱去箭衣。喘息定了，小山才把“遇见樵夫，接着父亲之信，嘱我回去赴试，俟中才女，方能相见”的话，告诉一遍。林之洋把信看了，欢喜道：“妹夫说等甥女中过方能相聚。不过再隔一年，就可相见了。”小山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安知父亲不是骗我？况海外又无便船，如何就能回乡？”林之洋听了，惟恐小山又要上去，连忙说道：“据俺看来，这话决不骗你。他若立意不肯回家，为甚寄信与你？甥女只管放心！好在这路俺常贩货来往，将来甥女考过，你父亲如不回家，俺们仍旧同来。如今早早回去，也免你母亲在家挂念。”小山听罢，正中下怀，暗暗欢喜，故意说道：“舅舅既允日后仍旧同来，甥女何必忙在一时？就遵舅舅之命，暂且回去，将来再作计较。”林之洋点头道：“甥女这话才是。但你父亲信内嘱你改名‘闺臣’，自

然有个道理，今后必须改了，才不负你父亲之意。”因向婉如道：“已后把他叫作闺臣姐姐，莫叫小山姐姐了。”随即张罗开船。唐闺臣把信收过。吕氏见闺臣肯回岭南，也甚喜道：“此番速速回去，不独你母亲放心，那考才女也是一桩大事。你若中了才女，你父母面上荣耀，不必说了，就是俺们在亲友面前，也觉光彩。倘能携带若花、婉如也能得中，那更好了。”

大家一路闲谈。姊妹三个，都将诗赋日日用功。闺臣偷空把泣红亭碑记另用纸笔抄了。因蕉叶残缺，即包好沉入海中。又将碑记给婉如观看，也是一字不识。因此更觉爱护，暗暗忖道：“此碑虽落我手，上面所载事迹，都是未来之事，不能知其详细，必须百余年后，将这百人一生事业，同这碑记细细合参，方能一一了然。不知将来可能得遇有缘？倘能遇一文士，把这事迹铺叙起来，做一部稗官野史，也是千秋佳话。”正要放入箱内，只见婉如所养那个白猿忽然走来，把碑记拿在手内，倒像观看光景。闺臣笑道：“我看你每每宁神养性，不食烟火，虽然有些道理，但这上面事迹，你何能晓得，却要拿着观看？如今我要将这碑记付给有缘的，你能替我办此大功么？大约再修几百年，等你得道，那就好了。”一面说笑，将碑记夺过，收入箱内。因与白猿斗趣，偶然想起駁马，随即写了良马牌位，供在船上，早晚焚香。

一路顺风。光阴迅速，这日到了两面国，起了风暴，将船收口。林之洋道：“俺在海外，那怕女儿国把俺百般磨折，俺也不惧，就只最怕两面国。他那浩然巾内藏着一张坏脸，业已难防，他还老着面皮，只管讹人钱财。”闺臣道：“他们怎样讹人？”林之洋就把当日在此遇盗，亏得徐丽蓉

兄妹相救的话说了一遍。若花道：“前年既有此事，阿父倒不可大意。到了夜晚，大家都不可睡，并命众水手多带鸟枪来往巡更，阿父不时巡查。一切谨慎，也可放心了。”林之洋连连点头，即到外面告知众人。到了日暮，前后梆铃之声，络绎不绝。多、林二人不时出来巡查。

天将发晓，风暴已息，正收拾开船。忽有无数小舟蜂拥而至，把大船团团围住，只听枪炮声响成一片。船上众人被他这阵枪炮吓的鸟枪也不敢放。登时有许多强盗跳上大船。为首一个大盗，走进中舱，在上首坐了，旁列数人，都是手执大刀，个个头戴浩然巾，一脸杀气。闺臣姊妹在内偷看，浑身发抖。众喽啰把多、林二人并众水手如鹰拿燕雀一般，带到大盗面前。二人朝上望了一望，那上面坐的，原来就是前年被徐丽蓉弹子打伤的那个盗。只见他指着林之洋喊道：“这不是口中称‘俺’的囚徒么？快把他首级取来！”众喽啰一齐动手。林之洋吓的拚命喊道：“大王杀我，我也不怨；剐我，我也不怨；任凭把我怎样，我都不怨。就只说我称‘俺’，我甚委屈！我生平何曾称‘俺’？我又不知‘俺’是甚么。求大王把这‘俺’字说明，我也死的明白。”众喽啰道：“禀大王：他连‘俺’的来历还不知，大王莫认差了？刚才来时，夫人分付，倘误伤人命，回去都有不是。求大王详察。”

大盗道：“既如此，把他放了。你们再把船上妇女带来我看。”众喽啰答应，将吕氏、乳母、闺臣、若花、婉如带到面前。大盗看了道：“其中并无前年放弹恶女。他这船上共有若干货物？”众喽啰道：“刚才查过，并无多货，只有百十担白米，二十担粉条子，二十担青菜，还有

十几只衣箱。”大盗笑道：“他这礼物虽觉微末，俗语说的：‘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人意重。’只好备个领谢帖儿，权且收了。你们再去细看，莫把燕窝认作粉条子。若是燕窝，我又有好东西吃了。但他们那知我大王喜吃燕窝，就肯送来？那三个女子生的都觉出色，恰好夫人跟前正少丫环，既承他们美意远远送来，所谓‘却恐不恭，受之有愧’，也只好备个领谢帖儿。尔等即将他们带至山寨，送交夫人使用。一路须要小心，倘有走失，割头示众！”众喽啰答应。多、林二人再三跪求，那里肯听。不由分说，把闺臣、若花、婉如掳上小舟。所有米粮以及衣箱，也都搬的颗粒无存。一齐跳上小船。只听一声胡哨，霎时扯起风帆，如飞而去。吕氏嚎啕恸哭，林之洋只急的跺脚捶胸，即同多九公坐了三板，前去探信。

闺臣姊妹三人，被众人掳上小舟，明知凶多吉少，一心只想撺下海去，无奈众人团团围住，步步提防，竟无一隙之空。不多时，进了山寨。随后大盗也到，把他三人引进内室。里面有个妇人迎出道：“相公为何去了许久？”大盗道：“我恐昨日那个黑女不中夫人之意，今日又去寻了三个丫环回来，所以耽搁。”因向闺臣三人道：“你们为何不给夫人磕头？”三人看时，只见那妇人年纪未及三旬，生的中等人材，满脸脂粉，浑身绫罗，打扮却极妖媚。三人看了，只得上前道了万福，站在一旁。大盗笑道：“这三个丫环同那黑女都是不懂规矩，不会行礼，连个以头抢地也不知道。夫人看他三个生得可好？也还中意么？”妇人听了，把他三人看了，不觉残了一残，脸上红了一红，因笑道：“今日山寨添人进口，为何不设筵席？难道喜酒也不吃么？”旁边走

过两个老嫖道：“久已预备，就请夫人同大王前去用宴。”
 妇人道：“就在此处摆设最好。”老嫖答应。登时摆设齐备，夫妻两个对面坐了。

大盗道：“昨日那个黑女同这三个女子都是不知规矩，夫人何不命他都到筵前跟着老嫖习学，将来伺候夫人，岂不好么？”妇人点头，分付老嫖即去传唤。老嫖答应，带了一个黑女走来。闺臣看时，那黑女满面泪痕，生的倒也清秀，年纪不过十五六岁。老嫖把黑女同闺臣姊妹带至筵前，分在两旁侍立。大盗一面看着，手里拿着酒杯，只喜的眉开眼笑，一连饮了数杯道：“夫人何不命这四个丫环轮流把盏，我们痛饮一番，何如？”妇人听了，鼻中哼了一声，只得点头道：“你们四个都与大王轮流敬酒。”四人虽然答应，都不肯动身。若花忖道：“这个女盗既教我们斟酒，何不趁此将大盗灌醉，然后再求女盗放我们回去，岂不是好？”随即上前执壶，替他夫妻满满斟了，下来因向闺臣、婉如暗暗递个眼色。二人会意，也上前轮流把盏。那个黑女见他们都去斟酒，只得也去斟了一巡。

大盗看了，乐不可支，真是酒入欢肠，越饮越有精神。那里禁得四人手不停壶，只饮的前仰后合，身子乱幌。饮到后来，醉眼朦胧，呆呆望着四人只管发笑。妇人看着，不觉冷笑道：“我看相公这个光景，莫非喜爱他们么？”大盗听了，满面欢容，不敢答言，仍是嘻嘻痴笑。妇人道：“我房中向有老嫖服侍，可以无须多婢。相公既然喜爱，莫若把他四个都带去作妾，岂不好么？”闺臣姊妹听了，暗暗只说：“不好！性命要送在此处了！”大盗把神宁了一宁道：“夫人此话果真么？”妇人道：“怎好骗你？我又不曾生育，你

同他们成了喜事，将来多生几个儿女，也不枉连日操劳一场。”

若花听了，只管望着闰臣，闰臣把眼看着婉如，姊妹三个，登时面如傅土，身似筛糠。闰臣把他二人衣服拉了一把，退了两步，暗暗说道：“适听女盗所言，我们万无生理。但怎样死法，大家必须预先议定，省得临时惊慌。”若花道：“我们还是投井呢？还是寻找厨刀自刎呢？”闰臣道：“厨房有人，岂能自刎？莫若投井最好。”婉如道：“二位姐姐千万携带妹子同去。倘把俺丢下，就没命了！”若花道：“阿妹真是视死如归。此时性命只在顷刻，你还斗趣！”婉如道：“俺怎斗趣？”若花道：“你说把你丢下就没命了，难道把你带到井里倒有命了？”

只听那妇人道：“此事不知可合你意？如果可行，我好替你选择吉期。”大盗听了，喜笑颜开，浑身发软，望着妇人深深打躬道：“拙夫意欲纳宠，真是眠思梦想，已非一日，惟恐夫人见怪，不敢启齿。适听夫人之言，竟合我心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只听碗盏一片声响，那妇人早把筵席掀翻，弄了大盗一身酒菜，房中所有器具，撂的满天飞舞。将身倒在地下，如杀猪一般，放声哭道：“你这狠心强贼！我只当你果真替我寻丫环，那知借此为名，却存这个歹意！你既有心置妾，要我何用？我又何必活在世上，讨人憎嫌！”说罢爬起，拿了一把剪刀，对准自己咽喉，咬定银牙，紧皱蛾眉，眼泪汪汪，气喘嘘嘘，浑身乱抖，两手发颤，直向颈项狠狠刺来。大盗一见，吓的胆战心惊，忙把剪刀夺过，跪求道：“刚才只因多饮几杯，痰迷心窍，酒后失言，只求夫人饶恕，从此再不安生邪念了。”妇人仍是啼哭，口口声